

鄭振鐸著

劫中得書記



鄭板橋著

知中得書記

劫中得書記

鄭振鐸著

一九五六年·上海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劫中得書記

鄭振鐸著

*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捌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48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3/16 字數 96,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7) 0.65 元

新序

劫中得書記和劫中得書續記曾先後刊於開明書店的文學集林裏。友人們多有希望得到單行本的。開明書店確曾排印成書，但不知何故，並沒有出版。這次，到了上海，在舊寓的亂書堆裏，見到這部書的紙型，也已經忘記了他們在什麼時候將這副紙型送來的。殆因劫中有所諱，不能印出，遂將此紙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劉哲民先生談及。他說，何不在現在將它出版呢？遂將這副紙型托他送給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後不久，他們就來信說，想出版這部書，並將校樣寄來。我仔細地把這個校樣翻讀了幾遍，並校改了少數的『句子』和錯字。像翻開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歡愉的回憶。我曾經想刻兩塊圖章，一塊是『狂臚文獻耗中年』，一塊是『不薄今人愛古人』。雖然不曾刻成，實際上，我的確是，對於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

是「兼收博愛」的。而在我的中年時代，對於文獻的確是十分熱中於搜羅、保護的。有時，常常做些「舉鼎絕臚」的事。雖力所不及，也奮起爲之。究竟存十一於千百，未必全無補也。我不是一個藏書家。我從來沒有想到爲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爲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鶩；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搜集。總之，是爲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棄我取」之舉。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數人之外，誰還注意到小說、戲曲的書呢？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裏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訪。至於彈詞、寶卷、大鼓詞和明清版的插圖書之類，則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買便不能從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捨去大經大史和別處容易借到的書而搜訪於冷攤古肆，以求得一本兩本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常有藏書家們所必取的，我則望望然去而之他。像某年在上海中國書店，見到有一部明代藍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枏的小四夢同時放在桌上，其價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關法律的書，「四庫」存目，外間流

傳極少，但我則毅然捨去之，而取了小四夢。以小四夢是我研究戲劇史所必需的資料，而清明集則非我的研究範圍所及也。像這樣捨熊掌而取魚的例子還有不少。常與亡友馬隅卿先生相見，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說、戲曲和彈詞、鼓詞等書的，取書共賞，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頗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後，注意這類書者漸多，繼且成爲『時尚』，我便很少花時間再去搜集它們了。但也間有所得。坊友們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時購獲若干。誰都明白：文獻圖書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必需的工具之一。過去，圖書文獻散在私家，奇書異本，每每視爲珍秘，不輕示人。訪書之舉，便成爲學士大夫們的經常工作。王漁洋常到慈仁寺諸書店，蘅伯希、傅沅叔諸君，幾無日不坐在琉璃廠古書肆裏。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圖書館，研究機關、學校、專業部門的圖書館，訪書之勤，不下於從前的學者們。非自己購書不可的艱辛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從事於科學研究者們是完全可以依靠於各式各樣的圖書館而進行工作的了。訪書之舉，便將從此不再是專家們所應該做的工夫之一了麼？不，我以爲不然！我有一個壞癖氣，用圖書館的書，總覺

得不大痛快，一來不能圈圈點點，塗塗抹抹，或者折角劃綫做記號；二來不能及時使用，『急中風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書由別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還有其他等等原因。寧可自己去買。不知別的人有沒有和我有這個同樣的癖習？我還以為，專家們除了手頭必備的專門、專業的大量的參考書籍之外，如有購書的癖好，却也是一個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郵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愛打球，有的人好聽戲，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該逛逛書攤麼？夕陽將下，微颺吹衣，訪得久覓方得之書，挾之而歸，是人生一樂也！我知道，有這樣癖好的人很多。我這部得書記的出版，對於有訪書的癖好的人，可能會有些『會心』之處。得書記所記的只是一時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時一地而論，所見的書，何止這些。只能說是，因小見大，可窺一斑而已。在兩篇得書記之外，這次又新增入了附錄三篇。跋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一文，在得書記之前寫成，且也在文學集林上發表過。因為此文比較長，且非自己所購致的，故便不列入得書記裏。其實，我在刼中所見、所得書，實實在在應該以這部古今雜劇為最重要，且也是我

得書的最高峯。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二百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種『發現』麼？肯定地，是極重要的一個『發現』。不僅在中國戲劇史的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說來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裏，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裏，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穫。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對於我，它的發現乃是最大的喜悅。這喜悅尅服了一言難盡的種種的艱辛與痛苦，戰勝了壞蛋們的誣陷。苦難是過去了。若干『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過去了。『喜悅』却永遠存在着。又摩挲了這部書幾遍，還感到無限憤喜交雜！故把這篇跋收入得書記裏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後，我離開了家，隱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爾典路』。每天不能不挾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那裏去呢？無非幾家古書肆。買不起很好的書了。但那時對於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興趣。先以略高於稱斤論担的價錢得到若干。以後，逐漸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寫成一個目錄。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編好目錄後寫成的，從沒有機會印出。現在，是第一次在這個

「附錄」裏和讀者們相見。又在得書記裏，有幾則文字是應該改動的。因為用的是舊紙型，不便重寫，故在這裏改正一下：（一）得書記第五十三則「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裏，說我所得的那部「殘本」是「元刊本」。這話是錯的。今天看來，恐仍是明嘉靖間蔣暘的翻刻本。向來的古書肆，每將蔣序撕去，冒充作元刊本。（二）得書記第八十六則「陳章侯水滸葉子」裏，說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滸葉子是黃子立的原刻本。其實，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鄭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個本子後來也歸了我。曾仔細地對看了幾遍，翻刻本雖有虎賁中郎之似，畢竟光彩大遜。（三）得書記第十則，瑯嬛文集裏，說：張宗子的許多著作，都無較古的刻本。其實不然。近來曾見到清初刻本的西湖夢尋，刻得極精。其他書，恐怕也會有較早的本子，只是沒有見到耳。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鄭振鐸序於青島

目 錄

新 序

刼中得書記

序

一、離騷圖

二、童癡二弄山歌

三、古今女範

四、女範論

五、水滸傳注略

六、汪氏列女傳

七、清平山堂話本二種

八、硃訂西廂記

九、宣和譜

十、新鐫彙選辨
眞昆山點板樂府名詞

十一、古今奏雅

十二、眉山秀

十三、韓晉公芙蓉影傳奇

十四、吳門忠孝傳清忠譜

十五、藍橋玉杵記

十六、文通

十七、螺冠子詠物詩

十八、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十九、詩經類考

二十、唐堂樂府

二十一、元名家詩集

二十二、午夢堂集

二十三、佛祖統紀

二十四、經濟類編

二十五、古詩類苑

二十六、古逸民史

二十七、東谷遺稿

二十八、農政全書

二十九、鳴沙石室祕錄

三十、敦煌石室真蹟錄

三十一、文始真經（關尹子）

三十二、麗則遺音

三十三、輟耕錄

三十四、孟蘭夢

三十五、宋元名人詞十六家

三十六、思玄集

三十七、新刻魏仲雪先生評點琵琶記

三十八、謝禹銘五刻

三十九、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臣英烈

四十、啓雋類函

四十一、西學凡

四十二、程氏墨苑

四十三、李卓吾評傳奇五種

四十四、快書

四十五、渭南文集

四十六、大明一統志

四十七、中晚唐十三家集

四十八、唐宮閨詩

四十九、譜雙

五十、欣賞修真

五十一、精選點板
崑調十部前集樂府先春

五十二、覺雅

五十三、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

五十四、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五十五、古今
名公百花鼓吹

五十六、鴛鴦棒

五十七、壽海圖編

五十八、說郛

五十九、續說郛

六十、皇朝四明風雅

六十一、金華文徵

六十二、鶴嘯集

六十三、海內奇觀

六十四、金湯借籌十二籌

六十五、百名家詩選

六十六、唐十二家詩集

六十七、嵇中散集

六十八、莆風清籟集

六十九、第五才子書

七十、石倉十二代詩選

七十一、陶詩析義

七十二、碎金詞譜

七十三、管子

七十四、蕭尺木繪太平山水圖畫

七十五、禮記集說

七十六、南柯夢

七十七、重刊河間長君校本琵琶記

七十八、皇清職貢圖

七十九、尺牘新語二集

八十、澹生堂藏書訓約

八十一、讀書志

八十二、南華真經副墨

八十三、皇朝經世文鈔